

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主辦

佛教文獻研究



第二輯

方廣錫 主編

佛教疑偽經研究專刊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張小豔 | 敦煌本《大通方廣經》殘卷綴合研究 |
| 孫英剛 | 靈山顯迹——《大雲經疏》和《寶雨經》的一處細節 |
| 王招國 | 論《大周錄》的疑偽經觀——日本古寫經本發現的意義 |
| 方一新 | 舊題安世高譯《處處經》譯經年代考 |
| 侯 沖 | 佛教科儀與疑偽經三題 |
| 曹 凌 | 試論六朝道教偽經觀的形成 |
| 周伯戡 | 《大般涅槃經》與疑偽經 |
| 張 森 | 傳承與湮滅——論佛教疑偽經的受制約性特徵 |
| 史經鵬 | 《安宅神咒經》整理與研究 |
| 船山微 | 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編纂所引用的漢譯經典 |
| 巴斯韋爾 | 佛教疑偽經文獻研究序論 |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

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主辦

佛教文獻研究



第 二 輯

方廣錫 主編

佛教疑偽經研究專刊

主 辦 單 位：上海師範大學敦煌學研究所

主 編： 方廣鋁

副 主 編： 侯 沖

本輯責任編輯： 王招國（定源）

編委會（以漢語拼音爲序）

曹 凌

方廣鋁

侯 沖

李際寧

〔日〕落合俊典

王招國（定源）

伍小飭

佛教文獻研究

(第二輯)

——佛教疑偽經研究專刊——

目 錄

佛教文獻研究——首屆佛教疑偽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（二）

敦煌本《大通方廣經》殘卷綴合研究	張小豔（1）
靈山顯迹——《大雲經疏》和《寶雨經》的一處細節	孫英剛（23）
論《大周錄》的疑偽經觀——日本古寫經本發現的意義	王招國（定源）（43）
舊題安世高譯《處處經》譯經年代考	方一新（71）
佛教科儀與疑偽經三題	侯 冲（85）
試論六朝道教偽經觀的形成	曹 凌（97）
《大般涅槃經》與疑偽經	周伯戡（117）
傳承與湮滅——論佛教疑偽經的受制約性特徵	張 淼（141）
《安宅神咒經》整理與研究	史經鵬（155）
《大方便佛報恩經》編纂所引用的漢譯經典	[日] 船山徹 著 王招國（定源） 譯（175）
首屆佛教疑偽經國際學術研討會“什麼是疑偽經”專場討論會 錄音整理	（203）

專題綜述

佛教疑偽經文獻研究序論	[美] 巴斯韋爾 著 紀 贊 譯（227）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研究論著目錄

佛教疑偽經研究著述目錄（暫定稿）	（257）
編後記	（305）
稿約	（307）

敦煌本《大通方廣經》殘卷綴合研究

張小豔

內容摘要：《大通方廣經》約產生於南北朝時期，在隋唐經錄中被判作偽經而被排除在歷代藏經之外。經普查，敦煌文獻中現存可知的該經寫卷共 131 號，除首尾完整者 1 號外，其餘均為殘卷或殘片，其中不乏本為同一寫卷而被撕裂為數號者。本文從內容、行款、書風、筆迹、殘字等角度比較分析，將 128 號中的 49 號綴合為 12 組。

關鍵詞：敦煌文獻；綴合；大通方廣經；殘卷；殘片

作者單位：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

《大通方廣經》，全稱《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》，又名《方廣滅罪成佛經》《大方廣懺悔》《大通方廣莊嚴成佛經》《大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》《方廣經》《大方廣經》等^{〔1〕}。隋費長房《歷代三寶紀》較早著錄此經，該書卷十三將其收在“失譯錄”，並說明歷代注為疑經，曰：“《大通方廣經》三卷（世注為疑）。 ”^{〔2〕}此後，隋法經《衆經目錄》卷二首次將其歸在“疑惑”類，認為其經“文理複雜，真偽未分，事須更詳，且附疑錄”^{〔3〕}；彥琮《衆經目錄》卷四則將之收在“疑偽”類，謂其“名雖似正，義涉人造”^{〔4〕}；唐道宣《大唐內典錄》卷十“歷代所出疑偽經論錄”收載該經，名為“方廣滅罪成佛經三卷”，謂此類偽經，

〔1〕 曹凌：《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 年 12 月，第 119 頁。

〔2〕 CBETA (2011)，T49，no.2034，p.112b14。

〔3〕 CBETA (2011)，T55，no.2146，p.126b21 - c2。

〔4〕 CBETA (2011)，T55，no.2147，p.172b28 - c12。

“人間經藏往往有之”^{〔1〕}。其後，明佺《大周刊定衆經目錄》卷十五也將其歸入“偽經”，云其經“相傳皆云偽謬，觀其文言冗雜、義理澆浮，雖偷佛說之名，終露人謨之狀”^{〔2〕}；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卷十八據道宣《內典錄》將其歸在“偽妄”類，謂其經“亦云《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》，亦直云《大通方廣經》”^{〔3〕}；元照《貞元新定釋教目錄》卷二八隨之歸入“偽經”^{〔4〕}。不難看出，隋唐經錄中有關《大通方廣經》的歸屬，從“失譯”，到“疑惑”“疑偽”，再到“偽妄”，其“偽經”的身份逐漸明晰，最終被視為假託佛說之經而排除在歷代藏經之外。直到上世紀，高楠順次郎等據敦煌遺書和知恩院藏日本寫經纔對其進行校錄，收入《大正藏》第85卷。近年，漢藏會又彙輯敦煌寫本、日本寫經及藏文經本進行標點、注音、校勘、釋義，出版了“校精勘版”的文本^{〔5〕}。

此經係《佛名經》之亞流，謂持誦佛名、懺悔發願可滅罪得福^{〔6〕}。自南北朝出現以來，一直廣泛流布^{〔7〕}。經文含上、中、下三卷，綜合現存的房山石經、日本寫經、敦煌遺書及吐魯番文書中保存的文本進行校錄後，大致能看到該經較為完整的内容^{〔8〕}。

據曹凌先生統計，目前可知的《大通方廣經》的文本共127號^{〔9〕}，其中房山石經1號、日本古寫經2號、吐魯番文書13號，其餘111號皆為敦煌寫經，占其大宗。卷上36號，完整者1號，為日本松本文三郎藏敦煌本^{〔10〕}；殘缺者35號，即：北敦1205、北敦1260、北敦2002、北

〔1〕 CBETA (2011), T55, no.2149, pp.335c21-336a16。

〔2〕 CBETA (2011), T55, no.2153, pp.472c7-474c13。

〔3〕 CBETA (2011), T55, no.2154, p.667a4-b1。

〔4〕 CBETA (2011), T55, no.2157, p.1021c1。

〔5〕 陳斌冠點校：《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》，海南出版社，2012年12月。

〔6〕 季義林主編：《敦煌學大辭典》方廣錫撰寫“大通方廣經”條，上海辭書出版社，1998年12月，第733-734頁。

〔7〕 參見曹凌《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》，第129頁。

〔8〕 下卷開頭部分文字殘缺，具體內容仍不可知。

〔9〕 曹著原作128號，但其在統計卷中的殘片時，將“俄2597號”統計了兩次，一次放在拼接的殘片中，一次放在獨立的殘片中。如此則總數當減掉1號，即127號。參見曹凌《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》，第122-123頁。

〔10〕 《大正藏》卷八十五所載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上據此卷錄文。

敦 2111、北敦 5588、北敦 8301、北敦 10036、北敦 10093、北敦 11302、北敦 11427、北敦 11438、北敦 12018、斯 99、斯 4553、斯 7588、斯 9435A、斯 9968、斯 10463、俄弗 120、俄 4858、俄 6635、俄 7293、俄 8039、俄 8215、俄 11920、俄 12583、俄 12774、俄 16210、俄 16211、俄 16212、俄 16579、俄 17682、津圖 84、津藝 273、上圖 111v2（裱紙）號。卷中 28 號，皆為殘缺者，即：北敦 819、北敦 824、北敦 3466、北敦 4288、北敦 5469、北敦 8131、北敦 9594、北敦 10548、北敦 10991B、北敦 10991C、北敦 11035、北敦 15805、斯 538、斯 704、斯 6382、斯 7128、斯 8987、斯 9522、斯 9768、斯 10352、俄 180、俄 1180^{〔1〕}、俄 2597、俄 2980、俄 9314、渝圖 1、臺中圖 114、大谷大學藏敦煌遺書 25 號^{〔2〕}。卷下 47 號，皆為殘缺者，即：北敦 2579、北敦 2687、北敦 6452、北敦 8091、北敦 9226、北敦 9227、北敦 9228、北敦 9229、北敦 9599、北敦 9616、北敦 10070、北敦 10094、北敦 10578、北敦 10866、北敦 10948、北敦 11265、北敦 11336、北敦 11364、北敦 11554、北敦 14603、北敦 15697、斯 1847^{〔3〕}、斯 9083、斯 9837、斯 10230、斯 10347、斯 10697、斯 10755、斯 10766、斯 12414、斯 12738、斯 12921、斯 13454、俄 4309、俄 6193、俄 6647、俄 6878、俄 7998、俄 8486、俄 12421、俄 15763、俄 16491、俄 17954、俄 18052、俄 18169、俄 18170、俄 18875 號^{〔4〕}。

筆者近來對敦煌文獻中所存《大通方廣經》寫卷重新做了調查，在曹先生統計的 111 號敦煌寫本的基礎上有所增減。新增卷上 7 號：北敦 15718、俄 918、俄 921、俄 1159、俄 3590A、中散 3056、遼寧省旅順博物館藏卷；卷中 3 號：北敦 11599、俄 3303C、羽 162；卷下 11 號：北敦 10766、北敦 10187、北敦 10251、北敦 10385、伯 2986、俄 1070、俄 1659、俄 1660、俄 1738A、俄 3236、俄 3361，總計新增

〔1〕 俄 180 與俄 1180 似原為一號而被錯編成了兩號，參見《俄藏敦煌文獻》第 7 冊，第 360 頁上欄、第 6 冊第 120 頁下欄至 122 頁上欄。

〔2〕 《大正藏》卷八十五所載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中據此卷錄文。

〔3〕 《大正藏》卷八十五所載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下據此卷參校。

〔4〕 參見曹凌《中國佛教疑偽經綜錄》，第 119-126 頁。

21 號^{〔1〕}。減去卷上 1 號：俄 16212^{〔2〕}。這樣，敦煌文獻中現存可知的《大通方廣經》總計 131 號。其中的渝圖 1 號及旅順博物館藏卷，筆者未見原卷（完整）圖版；加之松本文三郎藏敦煌本首尾完整。因此，除去這 3 號外，剩下的 128 號殘卷便是本文綴合研究的對象。

下文即從內容相承、殘字契合、行款相同、書風近似等角度，對敦煌文獻中所存《大通方廣經》的 128 號殘卷進行比較分析後，將其中的 49 號綴合為 12 組。

一、俄 4858 號+ 俄 1159 號

1. 俄 4858 號，見《俄藏》11/340b（指《俄藏敦煌文獻》第 11 冊，第 340 頁下欄，下仿此）。殘片，楷書，存 7 行下部，首題“（上殘）◇成佛經卷上”，起“（上殘）王舍大城與大比丘八”，訖“（上殘）◇廣猶如”。內容見 CBETA（2011），T85，pp.1338c22 - 1339a1〔指 CBETA（2011），T85，no.2871，pp.1338c22 - 1339a1，下仿此〕。

〔1〕 新增的 21 號中，遼寧省旅順博物館藏卷，蒙師弟張磊告知。筆者未得見其完整圖版，祇在師弟發來的一葉書影（載《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圖錄》）上看到相關的介紹：“06951 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卷上 唐寫本 卷軸裝。高 29 釐米，長 829 釐米。存 20 紙，行字不等。烏絲欄，遼寧省旅順博物館藏。”此葉書影計 18 行，首起“南無慈藏王佛 南無栴檀窟莊嚴勝佛”，尾訖“南無觀世登王佛 南無須彌光佛”，內容見 CBETA（2011），T85，no.2871，p.1342a23 - b10。書影末行內容較《大正藏》及北敦 1260、北敦 5588 號寫本有別，《大正藏》等在“南無須彌光佛”前有“南無慧依登王佛 南無法常勝王佛”，而書影無，疑是次序有別或抄手誤脫所致。北敦 11599 號，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定名為“待考疑偽經（擬）”，據內容當屬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下經文。俄 3236 號，《俄藏敦煌文獻》定名為“佛經”，不確。據所存文字，應為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上經文，內容見 CBETA（2011），T85，no.2871，p.1350a2 - 9。北敦 15718、北敦 10766、北敦 10187、北敦 10251、北敦 10385、伯 2986、羽 162 等 7 號殘卷，都是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與《敦煌秘笈》的編者原定名的，筆者祇是將其蒐集一處。特此說明，以示不敢掠美。俄 918、俄 921、俄 1159、俄 3303C、俄 3590A、中散 3056、俄 1070、俄 1659、俄 1660、俄 1738A、俄 3361 等 11 號殘卷，是方廣錫先生審閱拙稿後，從他的數據庫中檢索示知的；方先生還賜贈了中散 3056、津圖 84 號的照片。此外，師弟張磊也寄贈了大谷大學藏敦煌遺書 25 號、津圖 84 號的照片及北敦 9226 等 21 號殘片的圖版。謹此一併致謝！

〔2〕 俄 16212 號，殘片，存“發是心也……光明如”等 7 字，內容不見於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上，而見於北涼曇無讖譯《大般涅槃經》卷四十憍陳如品第十三之二，完整的文句為：“是婆羅門非適今日發是心也。憍陳如，乃往過去過無量劫有佛世尊名普光明如來……”，見 CBETA（2011），T12，no.0374，p.600b12 - 14。故此殘片應定名作《大般涅槃經》卷四十，遂將其剔除於《大通方廣經》的統計之外。

2. 俄 1159 號，見《俄藏》7/350a。殘片，楷書，存 17 行，上部殘去 9~1 字不等，起“（上殘）◇◇◇◇◇（能師子吼震）（下殘）”，訖“□佛性知如來常常說衆生盡有佛性其”，“其”字右上角有表示分段的符號“7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，T85，pp.1338c29 - 1339a18。



圖 1 俄 4858 號+俄 1159 號綴合圖

按：這兩號皆屬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上的內容。如圖 1 右部所示，俄 4858 號後 2 行恰與俄 1159 號前 2 行綴合如一，兩行綴接處的殘畫可拼合成“◇（能）師子吼震”、“深廣”諸字。兩號經文前後銜接、殘字筆畫契合、行款書風相同，兩者綴接，若合符節。綴合後，經文內容相當於 CBETA (2011)，T85，pp.1338c22 - 1339a18，形成了上端略殘的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上的起首部分，前 3 行可補《大正藏》相關內容的殘缺。

二、北敦 2002 號+ 北敦 2111 號

1. 北敦 2002 號，見《國藏》28/8a - 11b（指《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》28 冊 8 頁上欄至 11 頁下欄，下仿此）。首脫尾殘，楷書，行 17 字，起“慈信相菩薩無勝菩薩弥勒菩薩如是等菩”，倒數第 2 行訖“大◇◇◇◇數無有能知諸佛名字虛空分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，T85，pp.1339a22 - 1341b3。

2. 北敦 2111 號，見《國藏》29/340b - 349b。首殘尾全，楷書，行 17

字，起“◇◇◇◇◇（下殘）”，訖“菩薩得大陀羅尼來世成佛道”，尾題“大通方廣（中殘）上”。內容見CBETA（2011），T85，pp.1341b3-1345a29。



圖2 北敦2002號（局部）+北敦2111（局部）號綴合圖

按：這兩號皆屬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上的內容。如圖2中部所示，北敦2002號末行上端5字“大地可知塵”左邊的筆畫殘存在北敦2111號上，而北敦2111號首行下端4字“吾當為汝”右邊的小部分筆畫殘留在北敦2002號上。兩號經文前後銜接、殘字筆畫契合、行款書風相同，兩者綴接，天衣無縫，恰成完璧。《國藏》相應的條記目錄已指出北敦2111號首行前接北敦2002號末行。兩卷綴合後，成為一個首脫尾全的長卷，保存了經文的大部分内容，校錄時可用為重要的參校本。

三、俄11920號+斯9968號+俄12583號+俄12774號

1. 俄11920號，《俄藏》16/4a。殘片，楷書，存8行，起“（上殘）

尊當爲說之利益◇（下殘）”，訖“（上殘）聞之人說於小乘爲於中心緣覺之（下殘）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85, p.1340a16 - 25。

2. 斯 9968 號，見 IDP 彩版（指國際敦煌項目網站所載敦煌寫本的彩色照片，下仿此）。殘片，楷書，存 9 行上部，起“爲初小心聲◇（下殘）”，訖“彼佛力來（下殘）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85, p.1340a24 - b6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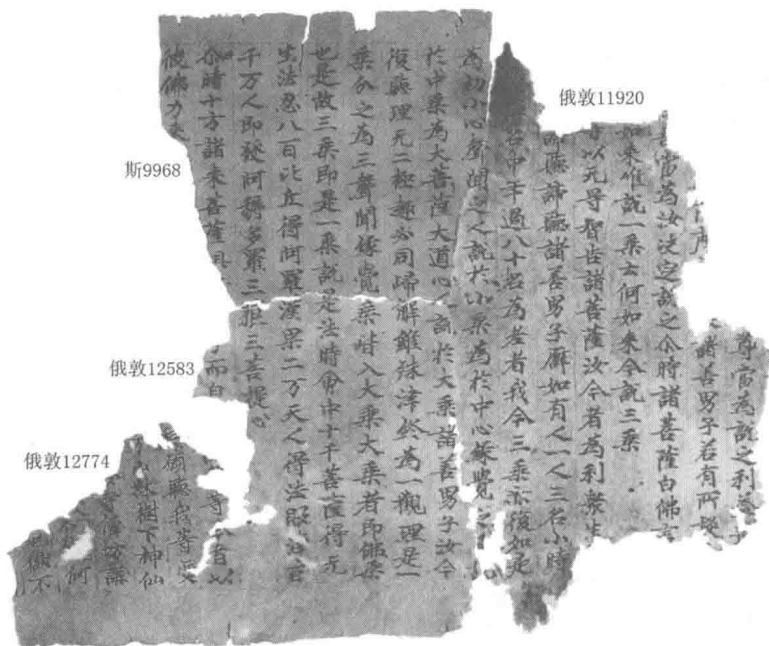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3 俄 11920 號+斯 9968 號+俄 12583 號+俄 12774 號綴合圖

3. 俄 12583 號，見《俄藏》16/146a。殘片，楷書，存 7 行下部，起“（上殘）說於大乘諸善男子汝今”，訖“（上殘）而白□□□□◇者以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85, p.1340a26 - b6。

4. 俄 12774 號，見《俄藏》16/169a。殘片，楷書，存 6 行下部，起“（上殘）◇等□□□”，訖“（上殘）地獄不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85, p.1340b6 - 12。

按：這四號都屬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上的內容。如圖 3 右部所示，俄 11920 分別與斯 9968、俄 12583 兩號左右綴合，聯接處的殘畫從上至下可拼合成“聲、聞、心、人、說”5 字，密合無間。又，如圖 3 中部的中段

所示，斯 9968 號與俄 12583 號上下相接，可綴合成完整的 6 行，綴接處文字從右向左分別為“人、解、乘、是、漢、藐”6 字；其中，“人、解、是、漢、藐”5 字的筆畫，上端小部分殘存於斯 9968 號上，下端大部分保留在俄 12583 號上。如圖 3 左下所示，俄 12583 號與俄 12774 號左右相接，俄 12583 號末行下部“者”上的殘畫與俄 12774 號首行“等”下的殘畫恰好合成“今”字，兩號相綴正好連成“等今者以”，這四字又恰與斯 9968 號末行的“彼佛力來”在內容上緊相銜接，前後兩行文字補充完整即：“尔時十方諸來菩薩俱（共合掌）而白（佛言我）等今者以/彼佛力來（到此土得見世尊復聞大）乘願聽我等受”。其中前行的“尔時十方諸來菩薩俱”、後行的“彼佛力來”在斯 9968 號上，前行“而白”“今者以”在俄 12583 號上，前行“等”、後行“乘願聽我等受”又在俄 12774 號上。可見，四號殘卷的內容左右、上下銜接，殘字筆畫契合，行款書風相同，可連綴如一。綴合後，使原本殘斷不可卒讀的字句變成了完整的語句，令經文連貫一氣。

四、北敦 11599 號+ 北敦 819 號+ 北敦 824 號

1. 北敦 11599 號，見《國藏》109/293b。殘片，隸楷，存 13 行上部，次行起“如其三相即是三歸（下殘）”，訖“歸命天神投身外道（下殘）”，相關內容不見於《大正藏》^{〔1〕}，《國藏》定名為“待考疑偽經（擬）”。今將該卷所存內容與北敦 5469 號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中相關文字比對^{〔2〕}，發現兩者內容相合，據此可定其名為“大通方廣經卷中”。

2. 北敦 819 號，見《國藏》11/340b-346b。首尾皆殘，隸楷，前 35 行殘存上部，次行起“勉時患兼復赴火投◇（下殘）”，尾訖“名樂見我於此劫供養四十二億諸◇◇◇”。卷首內容不見於《大正藏》，相關文字與北敦

〔1〕 因北敦 11599 號所存內容為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中的前面部分，而《大正藏》卷八十五所據底本（大谷大學藏敦煌寫經 25 號）這部分內容正好殘缺，所以在《大正藏》中無法檢到相關的內容。

〔2〕 北敦 5469 號，見《國藏》73/328-333。首全尾殘，首題“大通方廣懺悔滅罪莊嚴成佛經卷中”，首起“爾時佛告信相菩薩摩訶薩言善男子汝向自”，尾訖“善哉善男子汝於無量百千佛子種諸善根”。此卷所存內容正可補《大正藏》所載該經卷中首端內容的殘缺部分。

5469 號對應部分相合；卷尾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85, p.1346c19。

3. 北敦 824 號，見《國藏》11/378b - 382b。首殘尾全，隸楷，起“（上殘）◇◇◇/是諸如來亦不見授記復過此劫劫名梵音”，訖“無生受持是經當知是人不過十佛便得授/記”，尾題“大通方廣經卷中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 85, pp.1346c19 - 1349a12。



圖 4 北敦 11599 號 + 北敦 819 號（局部） + 北敦 824 號（局部）綴合圖

按：這三號皆屬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中的內容。如圖 4 右部所示，北敦 11599 號與北敦 819 號恰可左右綴接，綴合後北敦 11599 號末行“歸命天神投身外道”諸字右邊極小部分筆畫殘存在北敦 819 號首行右側，相關的文字補充完整即“歸命天神投身外道（自縛手足害生求命無）/勉時患兼復赴火投淵（俱不免患是故大聖）”。又如圖 4 左部所示，北敦 819 號與北敦 824 號亦可左右綴合，綴接後北敦 819 號末行下端殘存的筆畫恰好與北敦 824 首行下端的殘畫合成“億諸佛如來”5 字。三號殘卷的經文前後銜接，殘字筆畫契合，行款書風相同，相互綴接，形成一個首殘尾全的寫卷，保存了經文絕大部分內容，校錄時可用為重要的校本。

《國藏》相應的條記目錄已指出北敦 824 號首行前接北敦 819 號末行，惜未將其與北敦 11599 號綴接。不過，令人佩服的是，方廣錫先生憑著對敦煌寫卷內容、形制、字迹等的諳熟，就在北敦 11599 號的條記目錄中，對這塊僅存 12 行上部 8 字的殘片作出了準確而謹嚴的判斷。他說：“本文獻未為歷代大藏經所收。文中將‘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道’稱為‘三菩提

道’，此為中國僧人的略稱，可見《新華嚴經論》卷四。又，採用《法華經》‘問佛如是大事’的說法，亦似疑偽經附草接木的手法。詳情待考。5~6世紀。南北朝寫本。”而且，方先生在未知此三號可綴接的情況下，對北敦 11599 號殘片內容及抄寫時代的推斷，恰與北敦 819、北敦 824 兩號條記目錄所寫相合，彼此並無齟齬之處。

五、北敦 9594 號+ 北敦 15805 號

1. 北敦 9594 號，見《國藏》106/113a-b。首尾皆殘，隸楷，起“人本雖無智今是論師（下殘）”，訖“數得值一佛此經難值復過於是得（下殘）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4)，T85，p.1346a9-b14。

2. 北敦 15805 號，見《國藏》144/240a。殘片，隸楷，存 15 行上部，起“即值十方三世諸佛是故者知受持讀誦書”，倒數第 2 行訖“得度脫佛告虛空藏菩薩善哉善哉□□□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，T85，p.1346b15-28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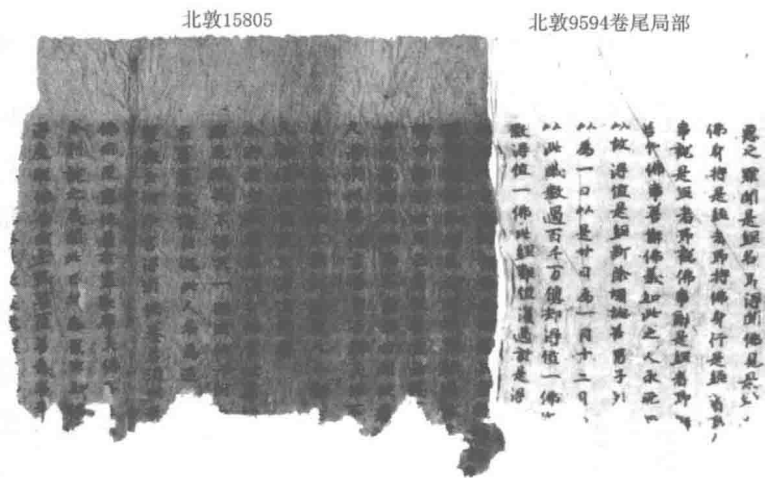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5 北敦 9594 號（局部）+ 北敦 15805 號綴合圖

按：這兩號皆屬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中的內容。如圖 5 所示，外形上，兩卷下端大多殘去 2~3 字；內容上，北敦 9594 號末行與北敦 15805 號首行前後相接，綴合後相關的文字補充完整即：“數得值一佛此經難值復過於是得（值此經）/即值十方三世諸佛是故者知受持讀誦書”。其中後行的

“者知”當作“智者”。兩號經文內容前後相連、行款書風相似，可綴接如一。

六、北敦 10548 號+ 斯 7128 號

1. 北敦 10548 號，見《國藏》108/20a。殘片，隸書，存 7 行，起“(上殘)◇得身”，訖“法都無相貌又觀如來亦非是行云何而言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，T85，p.1348a7-14。

2. 斯 7128 號，見《寶藏》54/434a (指《敦煌寶藏》第 54 冊，第 434 頁上欄)。首尾皆殘，隸書，存 19 行，起“廣修諸行我觀諸佛法僧苦集滅道陰入界”，訖“□□□□□◇世時曾已供養無量諸佛久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，T85，p.1348a14-b4。



圖 6 北敦 10548 號+斯 7128 號綴合圖

按：這兩號皆屬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中的內容。如圖 6 所示，斯 7128 號首行緊接北敦 10548 號末行，綴接兩行的內容為：“法都無相貌又觀如來亦非是行云何而言/廣修諸行我觀諸佛法僧苦集滅道陰入界。”兩卷經文內容前後銜接、行款書風相同，可左右綴接。

七、斯 9837 號+ 北敦 10251 號

1. 斯 9837 號，見 IDP 彩版。殘片，楷書，存 9 行上部，起“(上殘)

◇（經）諸（下殘）”，訖“（上殘）白◇（佛）（下殘）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85, p.1350a19-27。

2. 北敦 10251 號，見《國藏》107/205a。殘片，楷書，存 5 行中部 1~3 字，首起“（上殘）◇（復）（下殘）”，尾訖“（上殘）◇（弥）（下殘）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85, p.1350a18-22。

按：這兩號皆屬《大通方廣經》卷下的內容。如圖 7 所示，內容上，斯 9837 號首 4 行與北敦 10251 號末 4 行上下綴接，接合處形成“大”“指”“滅”“弥”4 字，其中“指”“滅”恰由兩卷殘存的筆畫拼合而成。兩卷殘字筆畫契合、行款書風近似，恰可上下綴合。



圖 7 斯 9837 號+北敦 10251 號綴合圖

八、俄 1659+ 1660 號+ 北敦 6452 號

1. 俄 1659+1660 號，見《俄藏》8/281a。殘片，隸楷，存 16 行，起“分舍利形像亦復歸命現有佛事四方”，訖“無量怖畏無（下殘）”。內容見 CBETA (2011), T85, p.1350b18-c3。